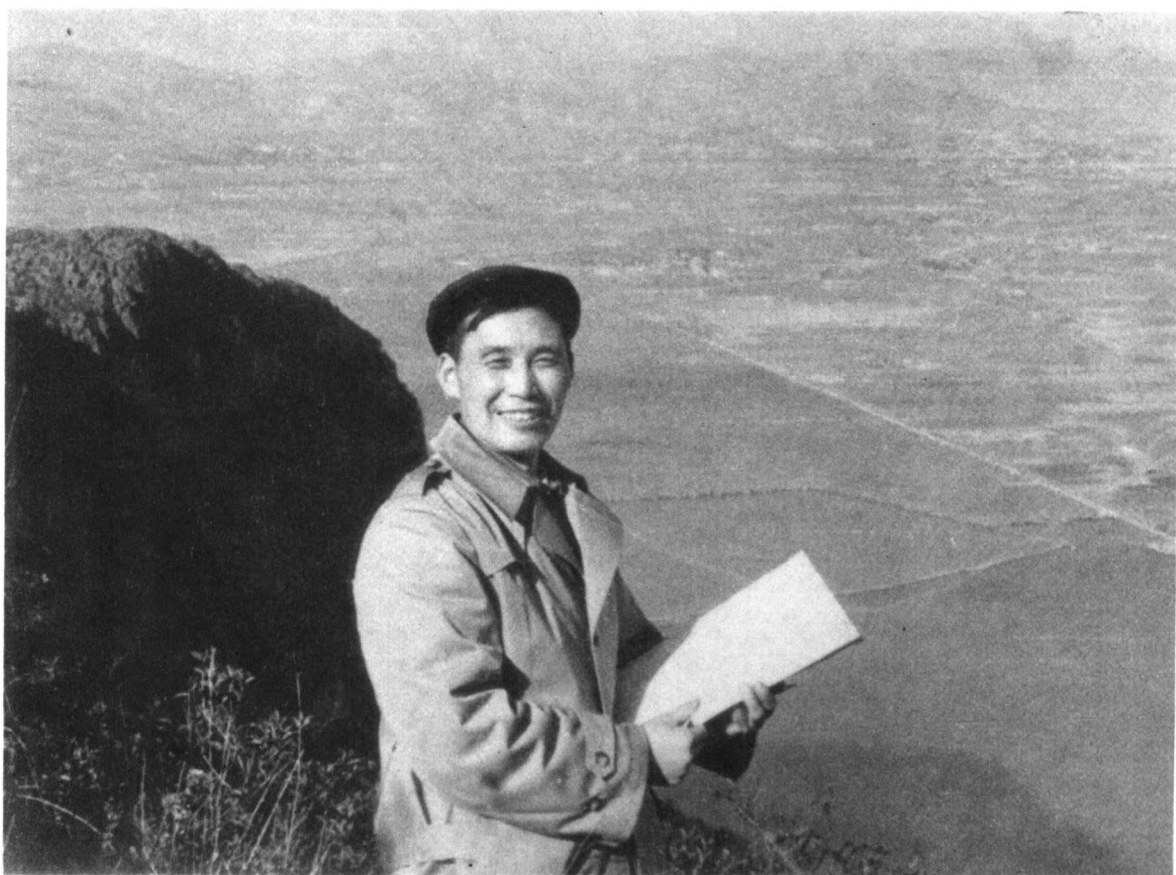


雲南要版所見之景
 夏月
 晉元
 寫



選畫九王



画家王晋元

“开我自之生面”

——读晋元画后（代序）

庄寿红

写意花鸟画在《西双版纳密林中》和组画《版纳所见》展出在北京的画坛，正是十年动乱之后的1978年。这些花鸟画的问世，是令人喜悦而难以淡忘的：那茂密的热带森林和槎枒老树上的黄色石斛兰，似乎洋溢着浓郁的芳香和沁人肺腑的气息，向人们展示了祖国明媚的春光……。

这是晋元的画，它们立即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关注。

以后，晋元又继续为我们展现了祖国西南边陲的奇丽景象：他的《春声》、《雨后》和《密林深处》等作品，峥嵘壮阔、生机勃勃。他的《山乡》、《涧》、《微风》令我们遨游了滇西的高原、峡谷和沼泽。而他的《新春》、《山野》等画，则使人回顾起新春佳节的欢快。还有那跃然纸上的、丰腴的茶花和鲜美的鸡头蘑……，这些富有情趣的作品激发了人们对乡土、对生活的眷念之情。晋元在阿诗玛的家乡生活了将近二十年，足迹遍历了云南的山山水水和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。从这些清新、艳丽的画幅中，我们看到了他对云南的热爱。是苍山、洱海和西双版纳的大地培育了晋元的艺术，而晋元又以他的画笔为云南谱写了一曲激越的赞歌。

中国的花鸟画，走过了上千年的历程。艺术上勇敢的开拓者，代不乏人。我们这一代人怎么办？晋元也在思索，在苦苦地追求。他看到历代的花鸟画都有自己的面貌，他认为“自己应当以热带的植物写出对云南的感受”。他认为“花鸟画的创新必须从生活中来”。所谓新，不是画了别人未曾画过的动植物，而要强调自己对生活、对事物的独特感受，写出自己的“情”。大自然的无比丰饶，人民生活的绚烂多彩，时代前进的有力步伐，则是产生画家“情”的源泉。在大自然的怀抱里，晋元惊异地发现了那种未加修饰的“野自然”的艳丽，而又是那样的舒展而大方。那伟严壮阔的气派，那变幻无穷的景象，使他渴望找到一种新形式、新语言，来表达他胸中蕴含已久的新意象。从长期的体察和感受中，画家不断地产生着强烈的创作冲动，也不断地获得艺术上的启示，晋元终于领悟：云南花鸟画特色的基调应是“奇”和“艳”。

所谓奇，是指云南花鸟自然美本身的奇异，同时也是指表现方法突破固有程式的新奇。

面对云南的大自然，晋元深感疏简的画法远不足以表达其感受。尤其在表现西双版纳密林为题材的画幅中，笔疏墨淡，不画出层叠的枝柯，繁茂的花叶，就没有云南的奇绝。繁，在于画面的丰富；满，在于构图的饱满。对于以疏简为主要面貌出现的传统写意花鸟画来说，繁满不就是“奇”吗？唐·张彦远说：

“若知画有疏密二体，才可议乎画”。诚然，中国的花鸟画历代存在繁体的一派。但其一，自宋以来，它远不及梁楷、青藤（徐渭）、八大（朱耷）直至近代吴昌硕、齐白石所代表的疏简画派兴旺；其二，它大多表现宫廷御苑的繁缛美，在境界和形式上不能象近代潘天寿、郭味蕓等先生所追寻的山水与花鸟相结合的、表现更为广阔而繁满的花鸟自然美。晋元是在花鸟与山水相结合的道路继续前进的探索者之一，试看他的以繁满构图为特色的西双版纳花鸟树石舒展大方的美，难道不是今人从民族欣赏需要出发，来探求大自然中自由和秩序、疏密和虚实、繁荣与饱满的自然美的结果吗？

大自然的景物是纷杂而分散的。即使是在西双版纳这样的典型环境中也不例外，它的奇花异卉淹没在热带植物的汪洋大海之中，不易为人注目。只有画家对自然作精心的观察，大胆的概括和夸张以后，才能使西双版纳花鸟自然美放射出光彩。作者在运用繁满构图的同时，还着力渲染了特定的环境气氛。例如他尽情地刻划了寄生在树干上的枝藤、蕨类和老干开花、老枝结果的奇异景象，这就使得西双版纳繁茂奇异的特色得到充分的体现。

晋元谓之云南花鸟画基调的“艳”，就是要打破墨与色的关系，既要追求富丽堂皇，又要以墨为主。他认为：“不艳就难以表现云南，不以墨为主，就不象中国画。”这说明作者十分尊重传统，而又更着眼于创造新的色彩面貌。

傅抱石先生曾经指出：“笔墨”二字，自十一世纪以后，已经成为“中国绘画的代名词”。可见“笔墨”既概括了中国画的主要特征，也说明了“墨”在设色画中的主导地位。中国画历来所追求的正是“墨”与“色”在纸素（白）上结合所产生的绚丽效果。潘天寿先生在总结吴昌硕、齐白石诸画家用色规律时，指出他们的作品“无不以黑、白、红三色为重要之色彩”。他并且认为：“这是东方民族质地朴厚、性爱明爽”所致。晋元深谙这墨与色的相辅相生的道理。例如在他的《新雨》、《春声》和《晨露》等画中，其主体形象的花卉都分别使用了纯净的黄、红和淡紫的色相，它们借助于黑、白二色，形成了浓艳、响亮而典雅的对比，从而使主体形象在画面上占有突出的位置。

晋元不只注重色彩的对比，而且注重从冷暖不同的色调中，表达不同的情感。例如《山乡》是黑、白和花青（蓝）的“冷艳”，《晨露》是充满朝晖的“暖艳”，而《新雨》则是黑、白、黄色为主的、清丽的“艳”。此外，作者在冷艳的局部使用暖色，在暖艳的局部使用冷色，以使画面色彩有一种辉煌感和清新感。

晋元的画，除了“浓妆艳抹”之外，还有清幽淡雅之作。例如他的兰竹在笔墨和色彩上，也仍然传达出一种与古人“孤芳自赏”不同的、朴茂俊朗、意气昂扬的情调。他的《晨露》这幅画中，恣意挥洒的牡丹和墨竹，花头白粉脱落处，有如雨露洗却美人的凝脂，尤见其清回明艳之致。可见画家在淡泊中追求的也不仅是生活的真实，还在于迁想妙得，将艺术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境界。

晋元用笔、用墨、用色，为取得意想的效果，大胆探索，不拘一格。他浓墨覆以淡墨，枯笔间以湿笔，以浓破淡，以淡破浓，以墨破色，以色破墨，色色相破，墨墨相积，深厚重叠，繁而不乱。在主体形象和背景的处理上，也颇具匠心：作者或衬以墨，或衬以色，或借助于粉，或借助于水，或在草绿上掺以石绿……。总之，他运用灵活多变的手法，追求不平凡的艺术表现，使全画的主旨鲜明，而气韵浑成，意味无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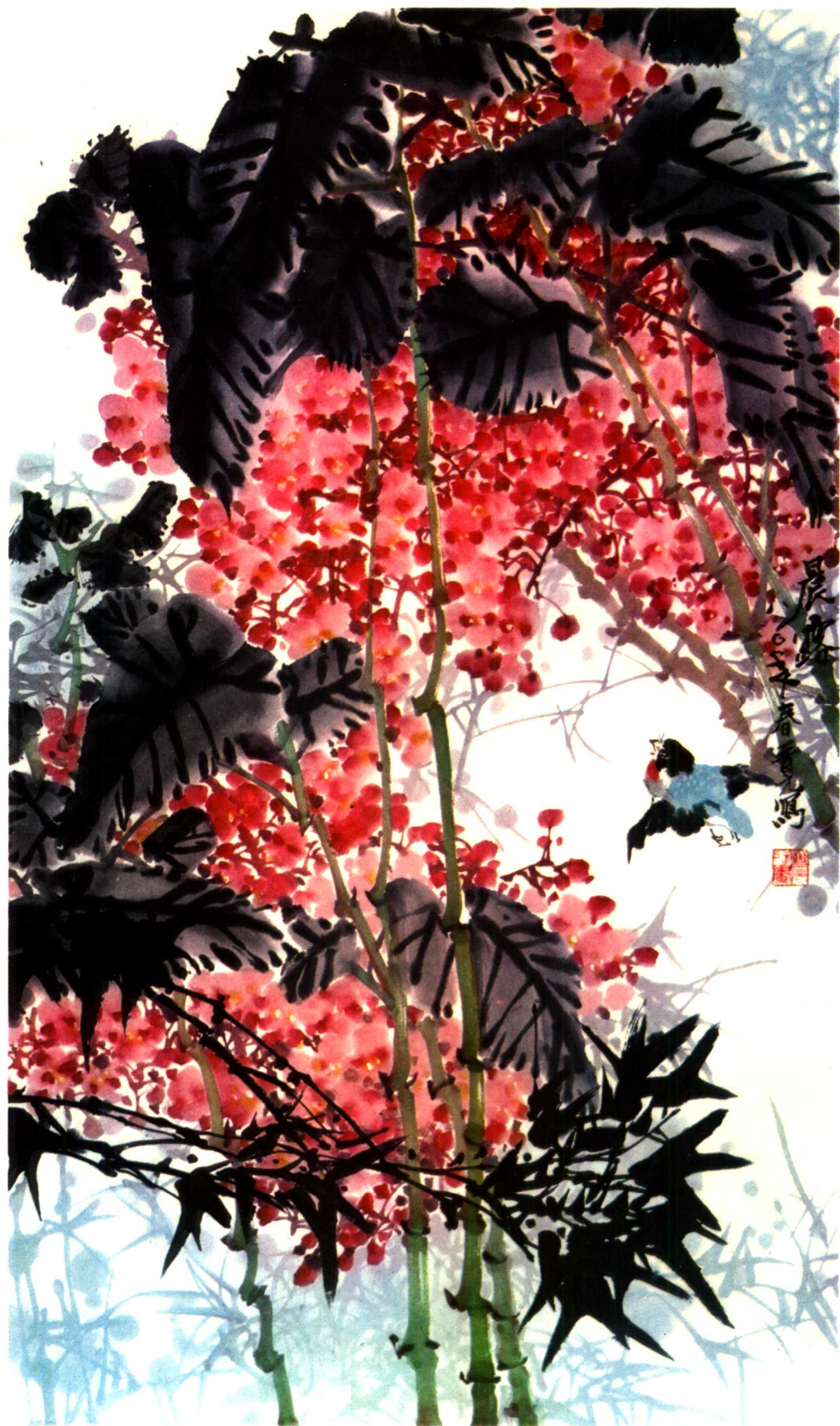
晋元善于学习，善于将传统和他人艺术中的精华为我所用。近百年大家赵之谦的“浓艳”、吴昌硕的“苍劲”、任伯年的“淡雅”，以及潘天寿在构图、立意和笔墨上的“平中见奇”都给予他的创新实践以很多的借鉴和启发。当代写意花鸟画家李苦禅、郭味蕖更是直接给予了他中国画的笔墨与色彩的滋养，使他对以水墨为主要造型手段的传统写意花鸟画有比较深厚的基础。

晋元谦虚而认真地说：他的“画眼不精”。古人云：“传神写照，正在阿堵之中。”画中之眼，正是引人注目，牵人遐想之处，是一幅画的精华所在。要殚精竭思，抓得住，抓得紧。不言而喻，有紧必有松，至于繁满与迫闷不也是一步之隔吗？晋元注意到这一点，正说明了他在意匠经营上的追求。

晋元1939年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农村。家乡的一草一木培植了作者童年时代热爱和描绘大自然的心灵。1959年，他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学习，曾从李苦禅、郭味蕖等前辈写意花鸟画家直接受业。1964年毕业后，分赴云南工作。经过长期、刻苦的艺术实践，我们看到作为中年画家的王晋元同志，在创造性地表现云南花鸟自然美的方面，已经迈出了十分可喜的步伐。古人说：“四十而不惑。”晋元四十多岁了，对于艺术来源于生活这一点，他是坚定不惑的。我们深信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高潮的到来，也必将出现一个民族艺术空前繁荣的新局面。我们诚挚地祝愿晋元以自己更灿烂的艺术之花奉献给我们的时代。



幽谷传声





在西双版纳密林中
一九八二年夏月
范阳人北第



在
西
双
版
纳
密
林
中



细雨蒙蒙

一九八二年晋元画





松風
公手記
族之鄉
所見
晉元
題
藏

松
風




 山鄉
 一九八二年
 龍橋
 墨色
 晉元
 寫於
 於
 城



山鄉野趣
 雲南
 飛鳥集
 意趣
 橫生
 記
 之
 月
 晉元





荷花翠鸟

山野

野山
寫
三
名
花
八
之
子
晉
元
題



微風
高山
草甸
地帶
飛鳥
翔集
別有
一様
風情
手
頭月
裂霜
晉元



微 風



密林深处



春
深